

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刊

〔清〕王士禛 撰

池北偶谈

赵伯陶 选注

学苑出版社

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刊

池北偶谈

清·王士禛撰

赵伯陶选注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池北偶谈/(清)王士禛撰;赵伯陶选注. - 北京:
学苑出版社,1999.6

(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刊)

ISBN7-5077-0764-4

I. 池… II. ①王…②赵… III. 杂著-中国-
清代 IV. Z4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031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36 开本 12.375 印张 218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15.00 元

前 言

《池北偶谈》是清代文学家王士禛的一部杂俎类笔记，与作者的另四部杂俎类笔记《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相比较，更为有名。这不仅因为《池北偶谈》初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五种笔记中问世最早者；而且该笔记“以类相从”，分为“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门，又比另四种随意录载的笔记精致了许多。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又字貽上，其义则取自唐末司空图隐居禛貽溪的掌故。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属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王士禛二十二岁即会试中式，成为贡士却未参加殿试。三年以后补行殿试，考中二甲第三十六名进士。历官扬州推官、礼部主事、户部郎中、翰林院侍读，充《明史》纂修官，迁国子监祭酒，再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康熙二十九年（1690），王士禛五十七岁时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继迁兵部右侍郎，期间曾充会试主考官。调任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再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已六十六岁的王士禛升任刑部尚书，走到其仕途的顶点。五年以后，即因王五、吴谦案失察，被罢刑部尚书之职，返乡闲

居，著述自娱，直至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据生活于清乾隆、嘉庆间的昭槁《嘯亭杂录》卷九所云：“渔洋先生入仕三十余年，以醇谨称职，仁皇帝（即康熙皇帝玄烨——笔者）甚为优眷。因与理密亲王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没无恤典。”理密亲王即允礽（1674—1725），乃康熙帝之嫡长子，康熙十四年（1675）立为皇太子，后又逐渐失宠，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专擅威权、结党营私等罪，将他废黜、圈禁，次年复立为皇太子，至五十一年再废，禁锢以终。后追封理密亲王。若昭槁的判断无误，王士禛则于无意中介入了皇帝父子间的矛盾斗争，被寻故罢官，实在有些冤哉枉也。卒后，其名又因须避雍正皇帝胤禛的御讳，追改名为“士正”。乾隆三十年（1765）追谥“文简”，九年以后，乾隆皇帝又以“正”字与“禛”字音、字形皆相差甚远，诏改名为“士禛”。一代诗宗，死后又遭这么一番折腾，连取名的自由也被剥夺，足以见封建专制社会避讳一事的荒唐！

王士禛生长于世代书香宦宦之家，其高祖王重光、曾祖王之恒、祖父王象晋皆为明代进士，在地方或中央任过官职。父亲王与敕，为清顺治间拔贡生，教子有方，四个儿子有三位考中进士。在如此家庭氛围中，王士禛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决定了他的一生发展道路。据《池北偶谈》卷十六《诵诗》一则载：“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枵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从中可知王士禛的文学感悟

性很高。又据《渔洋诗话》卷上载，其祖父八十馀岁时一次出对云：“醉爱羲之句。”十一岁的王士禛应声对曰：“闲吟白也诗。”可见其天分。他一生嗜书如命，具有儒者风范。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云：“王氏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山人兄弟，宦游南北，次第收辑。康熙乙巳，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篋。及官都下，三十年俸钱所入悉以购书。尝有一士人，数谒山人而不获一见，以告徐健庵（乾学），健庵笑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王士禛建有池北书库，其友人朱彝尊为此写有《池北书库记》，将其“藏之惟恐不亟”的心态和盘托出。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爱书、读书而外，王士禛足迹几半天下，多借助于官宦的便利条件。他考中进士以后即赴扬州为官，五十二岁与六十三岁时，又曾奉旨祭告南海与西岳，眼界大开。如他在《居易录》卷五中说：

甲子十月，予自国子祭酒迁少詹事，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是冬大雪，所过如峰山、云龙、龙眠、潜岳、黄梅五祖、九江匡庐、南昌西山、吉安青原、赣州十八滩、八境台、梅岭、韶石、大庾、浚阳、中宿、羚羊诸峡、濠濮、龙头影、弹子矶、观音岩、越秀、白云、西樵、七星岩诸山，皆与粤中故人陈元孝、屈翁山辈赋诗。……蜀道、南海之行，往返皆万二千里，而予且倦游矣。

读书广博，阅历又多，加之一生手勤，王士禛传世著述众多。除编选者外，清刊《王渔洋遗书》收录其诗文，笔记、诗话、杂著等共二十四种一百八十九卷，没有勤于著述的毅力是难以达到这一成就的。

《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卷首有撰写于康熙辛未（1691）秋的自序云：

予所居先人之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椽在其北。余宦游三十余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类画舫曰石帆者，予暇日与客坐其中，竹树飒然，池水清澈，可见毛发，游鳞浮沉，往来于寒鉴之中，顾而乐之，则相与论文章流别，晰经史疑义，至于国家之典故，历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时亦及焉。或酒阑月堕，间举神仙鬼怪之事，以资喁喁；旁及游艺之末，亦所不遗。

这一番叙述将《池北偶谈》之取名及大致内容已交代清楚。《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认为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类之中：“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全书精粹，尽在于斯。”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王士禛一生不以学问名家，而以其神韵说的论诗主张驰名于世。顺治十四年（1657）的秋天，年方二十四岁的王士禛在济南与诸名士会集大明湖，见杨柳千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王士禛《菜根堂诗集序》），于是怅然有感，写下四首七律《秋柳》诗。诗中那种欲说还休的语言运用，含蓄模糊的意象组合，都营造出一种半吐

半吞的朦胧,尽管这一表现手法并不特别体现艺术的闪光之处,却因与那一时代士人阶层极力向内心世界逃避人生的趋向合拍,从而获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魅力。四诗在当时轰动一时,前后约有数百人唱和,传布大江南北,为原作者所始料不及。这一盛况无疑鼓励了王士禛诗歌价值取向的确定,并有意倡导这一诗风,可以说,《秋柳》四诗的巨大成功促进了王士禛向神韵说的迈进。然而王士禛本人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缜密详尽的理论作后盾,其有关“神韵”的表述或只言片语,略事诠释;或借评诗句,稍作引申。这也恰如其诗说本身一样,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云遮雾障、虚无缥缈之态。而欲抓住其诗论的蛛丝马迹,也只能到其笔记与诗话著作中去寻觅。

“谈艺”一类共占九卷之多,是全书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关神韵说的议论很多,探讨王士禛的论诗主张,是不能忽视《池北偶谈》这部笔记的价值的。如卷十三的《意尽》一则云:

祖咏试终南山雪诗云云,主者少之,咏对曰“意尽”。王士源谓:孟浩然每有制作,伫兴而就,宁复罢阁,不为浅易。山谷亦云:“吟诗不须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或两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王士禛所谓神韵,就是某种诗歌意境的浮现,然而意境并非呼之即出的产物,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

正是他推崇“伫兴而就”的目的。实际上，“伫兴”也就是对诗创作灵感问题的重视，可参阅其《渔洋诗话》卷上一则：

萧子显云：“登高级目，临水送归。早雁初莺，花开花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源序孟浩然诗云：“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

两相对照，其神韵说与灵感问题的关系就非常明瞭了。

《池北偶谈》卷十八有《借禅喻诗》一则：

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乃不易之论。

所谓妙悟说，之所以能够为王士禛的神韵说所吸纳，正传达出神韵说意图通过诗歌语言以沟通作者与读者联系的用心。这也就是运用禅宗心领神会式的顿悟方法，充分调动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接受者的再创造力，以达到神韵内蕴于诗歌的目的。又如同卷《王右丞诗》一则，就王维画雪中芭蕉一事立论，认为“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如果参阅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所云“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

实,彼岂暇计”数语,其神韵说之来源多所借鉴的事实,又可明瞭了。至于在“谈艺”中讨论前人或时人的诗歌创作之论,也不乏精警之论,这更凸显出《池北偶谈》一书的理论价值。

“谈故”一类,虽仅占四卷,但记述清代典章制度以及衣冠盛事、掌故轶闻等,也多有可补正史之缺的史料价值。如卷一《发陵》一则,写清统治者在盗发明代藩王之陵的案件上大作文章,正可见康熙帝政治手腕的高超。卷四《亲谒孝陵》一则,记述康熙帝亲谒明太祖坟墓,较《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为详,显示了这位有作为的封建帝王笼络汉人民心的企图,可与《发陵》一则参看。同卷《访遗书》一则,表现了康熙皇帝好学的品格,也有认识价值。

“谈献”六卷,以记明清名臣事迹与畸人、列女行迹为主。如卷七《史阁部》一则,记述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从容殉国事,虽得诸传闻,仍有一定的教育后人的意义。卷八《傅山父子》记明代遗民风节,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卷九《孙文定戒子》记述孙廷铨不纯粹因避嫌而戒子不得参加顺天乡试事,富于封建政治家的远见,可为今人借鉴。同卷《芜湖烈妇》与卷二十四《一家完聚》两则,前者为悲剧,后者为喜剧,但都真实地反映了清初战乱之际,江南一带人民所受到的民族压迫与欺凌,可见清兵凶残荼毒百姓之一斑,具有记实的特点。卷十《王山随札》,摘录理学家之语录数则,不乏思想闪光之点,可为今人座右铭。

“谈异”一类共七卷，以记录得诸传闻的神鬼怪异之事。虽不乏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迷信内容，但记述生动，可助谈资。一些内容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兼有劝惩之意，对于今天也不无积极作用。如卷二十《工人善琴》一则，写一擅长琴艺的木工教授州官弹琴事，当是实事而非杜撰，反映出真正艺术往往流落于民间的事实，不应视为“谈异”。同卷《客氏刺》一则，可证《明史·魏忠贤传》有关客氏与魏忠贤相互勾结，作恶朝中的内容。卷二十一《林四娘》一则，因有关内容清人多有记述，故颇具参考价值。历史是否真有林四娘其人，虽存疑问，但笔记中蕴藏的悲凉意识，代表了那一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也可视为王士禛神韵说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卷二十二《相国孙》一则，于嘲讽诙谐之中，反映出不成材的富贵家子弟失魂落魄的窘状，有警省作用。卷二十三《吹笛》一则，颇具寓言色彩，对于何者为福，作者虽未作回答，但结尾“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一语，隽永有味，引人深思。卷二十三《剑侠》一则，反映了社会上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之情，可与《聊斋志异》中的《王者》一篇相参阅。贪官的赃金为剑侠轻取，又略施薄惩以为警示，开脱了押送小吏，真是大快人心事。卷二十六《女侠》一则，小说笔法最为鲜明，叙述飘忽神秘，又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引人入胜。

《池北偶谈》一书中有许多笔记的内容与《聊斋志异》的有关篇目的情节大同小异，比较二者记述事

件的方式及语言的差异,可以明显看出笔记手法与小说笔法的区别。大略而言,笔记手法尚质实,小说笔法务求生动。《池北偶谈》卷二十六有《五穀大夫》、《贤妾》、《心头小人》、《天上赤字》、《小猎犬》五则连续的笔记,分别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五穀大夫》、《妾击贼》、《张贡士》、《赤字》、《小猎犬》五篇小说的内容雷同,是否二书的这些内容同源于山东的有关传说呢?否。在《池北偶谈》的《小猎犬》一则中,作者特意指出:“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可见五则均系改写蒲氏之作。康熙二十四年——二十八年(1685—1689)间王士禛曾向蒲松龄借阅过《聊斋志异》的手稿本,并对其其中的一些篇章加以点评,而顺便将其中一些自认为有趣的内容经缩略或改写纳入自己的笔记,这在古人也是顺理成章之举,不足为奇。然而从两者记述文字的不同中找出研究的线索,虽不无价值,但却不是这个选注本的任务了。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整理本《池北偶谈》,其底本系康熙辛巳文粹堂刊本,而校以康熙庚辰临汀郡署本、金溪李化自怡草堂校勘本及汀州张氏励志斋刊本等,并择善而从,这无疑为这次选注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池北偶谈》共录笔记一千二百九十二则,此选本仅选一百四十一则,不及原书的九分之一,但终非管中窥豹。在选注中注意了各卷的平衡,但“谈故”四卷,多涉及典章制度,读者或许兴趣不大,故入选从严,因而对于一些史料价值较大

的笔记,也不得不割爱。王士禛不是考据家,笔记中有一些讹误之处,这次选注尽量予以指出,以便阅读。注释不避重复,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苦;至于评析文字,则尽量提供有关材料,或根据自己理解,作出相应评论,以便于读者的再评析或鉴赏。

限于水平,选注与评析工作皆有不到甚至错误之处,尚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赵伯陶

1998年10月20日于京华一统楼

目 录

前言	(1)
经筵日讲	(1)
禁师生	(4)
发陵(以上卷一)	(6)
明熹宗	(7)
四布衣(以上卷二)	(9)
于成龙陆陇其	(13)
国朝状元(以上卷三)	(17)
亲谒孝陵	(20)
访遗书	(22)
毁淫祠(以上卷四)	(26)
先忠勤公家训	(29)
方伯公答人诗(以上卷五)	(33)
魏尚书格言	(35)
图讖	(40)
高忠宪(以上卷六)	(43)
施允升	(44)
王端毅公遗事	(47)
史阁部	(51)
牧斋诗传	(53)

抱松女(以上卷七)	(57)
傅山父子	(58)
王恭靖公逸事	(62)
徐公长者	(67)
张尚书(以上卷八)	(71)
刘念台先生	(74)
癖	(79)
孙文定戒子	(81)
王文成	(84)
杨襄毅	(87)
徐铉	(90)
芜湖烈妇	(93)
钧阳二老(以上卷九)	(95)
杜公厚德	(97)
应徐二高士	(99)
王方伯	(102)
翟黄	(104)
贺医闾	(106)
王山随札	(109)
冷孝子	(114)
陈太守(以上卷十)	(117)
安磐诗	(119)
诗兆(以上卷十一)	(122)
沧溟蔡姬	(124)
用事(以上卷十二)	(128)
时文诗古文	(131)

唐书·····	(134)
林初文诗·····	(136)
元诗·····	(138)
杜茶村诗·····	(141)
李侍郎·····	(143)
意尽·····	(146)
魏晋宋诗(以上卷十三)·····	(148)
地名·····	(152)
谑对·····	(155)
白莲诗·····	(157)
朱文公书·····	(159)
刘绮庄著书·····	(162)
唐人工书·····	(164)
中山狼传(以上卷十四)·····	(167)
寒碧琴记·····	(169)
耿夫人诗·····	(172)
竹枝·····	(173)
皇甫湜评韩文·····	(177)
方尔止(以上卷十五)·····	(181)
耕者王清臣·····	(183)
四六话·····	(186)
武侯集·····	(189)
虞揭·····	(194)
武风子(以上卷十六)·····	(198)
二曹诗·····	(200)
曹能始·····	(203)

拟古·····	(207)
借禅喻诗·····	(212)
胡钉铰诗派(以上卷十七) ·····	(215)
王右丞诗·····	(217)
敏速·····	(219)
魏野诗(以上卷十八) ·····	(222)
王莘·····	(225)
米太仆研山(以上卷十九) ·····	(227)
博罗韩氏女·····	(230)
道君画鹰·····	(232)
趵突泉异·····	(234)
陈玉笥·····	(235)
丙丁龟鉴·····	(238)
梨花渔人·····	(242)
记前生·····	(244)
万维岳·····	(247)
丁贞女·····	(251)
龙睛·····	(253)
工人善琴·····	(256)
义虎·····	(257)
客氏刺·····	(260)
啖石·····	(262)
荆州镜冤(以上卷二十) ·····	(263)
引经·····	(266)
宝蕊·····	(268)
林四娘·····	(271)